

非洲及拉丁美洲經濟叢書

非字第三十七輯

非洲的今日與明日

楊志希 李紹榮 合譯



非洲及拉丁美洲資料中心編印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五十八號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十日

非洲及拉丁美洲經濟叢書非字第三七輯
非洲的今日與明日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再版

發行人 李 國 鼎

編輯者 非洲及拉丁美洲資料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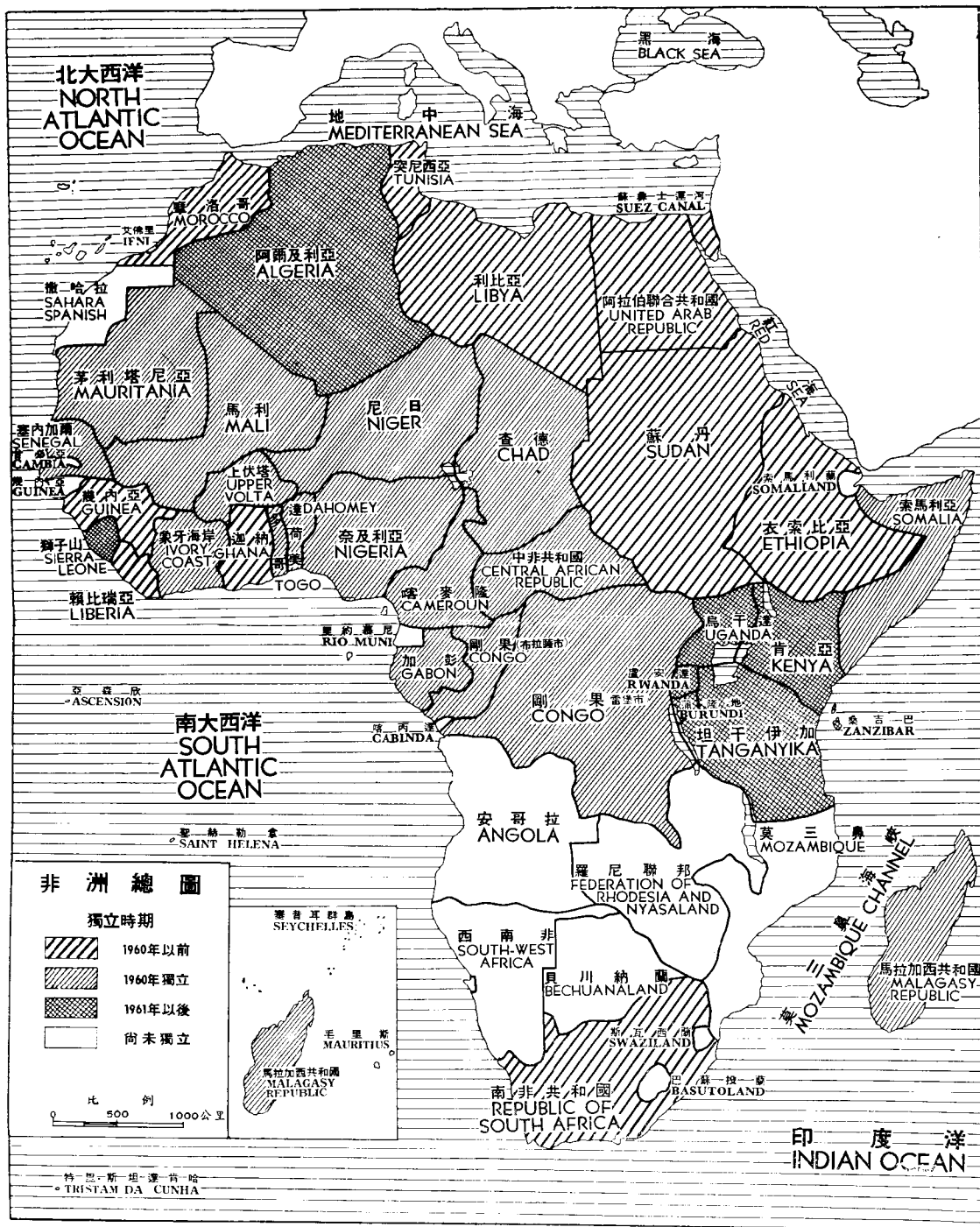
發行所 非洲及拉丁美洲資料中心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五八號
電話：四八六九一—五〇二·五〇三分機

印刷所 永立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涼州街一三四巷四三號
電話：四〇二〇七號

訂價 本輯售價新臺幣三十五元



編者前言

近年來非洲局勢瞬息萬變，大部份地區不祇是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先後掙脫了殖民地主義的束縛，而且在社會方面也在從傳統的部落制度向着現代化的目標邁進。在這個艱困的蛻變過程中，是那些勢力在提供動力、釀成嬗變？各種勢力怎樣的相互衝擊、激起波瀾？這些勢力的基礎何在？這些種族、文化及經濟等結構互異的國家與地區在蛻變中將走向怎樣的一種前途？

對於這些問題，約翰·郝奇(John Hatch)在本書中都曾企圖一一加以解答。他的努力沒有失敗。他對非洲事態發展的背景的確作了一番週到而明確的陳述，很能幫助讀者瞭解這場複雜的蛻變的來龍去脈。

約翰·郝奇曾任英國工黨政府的國協事務官，並執教於倫敦大學與格拉斯哥(Glasgow)大學，目前供職於獅子山的福拉灣大學(Fourah Bay University)，主持全國的成人教育計劃。原書最初出版於一九五九年，增訂版於去年始行問世，對於近年來非洲的動態增述甚詳。本書即係根據後者所譯成。

原著者增訂版序

本書無意就非洲時事的发展加以紀述。我的目的是在對非洲各國的政治背景加以剖析，以期有助於讀者明確瞭解非洲未來事態發展的意義。但是，在本書寫作期間——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非洲的變異實在太大，勢須將最近事件予以適當的增訂。惟在結構方面仍保持一九五九年版原狀，將過去三年來的變異在事態演進的敘述中分別增補。當本增訂本問世時，無疑的還將有其他的重大變異發生。不過，我增訂本書的主要目的仍舊祇是在使讀者加深對最近事態以及非洲歷史革命期內勢將產生的變異的瞭解。

賀凌斯（Gillian Hollings）夫人在抄繕稿本與修訂附錄方面協助良多，不勝銘感。如無她的鼎助，此項工作必難如期完成。

約翰 郝奇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於獅子山自由城

200
557

非洲的今日與明日

目次

第一章 非洲的歷史背景 一

第二章 英屬西非洲 一六

甘必亞 (二一)

獅子山 (二三)

奈及利亞 (二六)

迦納 (三五)

第三章 英屬東非洲 五五

烏干達 (五五)

肯亞 (六八)

坦干伊加(九七)
尚西巴(一一六)

第四章 英屬中非洲 一二二

第五章 高級專員領土 一五九

貝川納蘭(一六〇)

斯瓦西蘭(一六八)

巴蘇投蘭(一七二)

第六章 南非 一八〇

第七章 島嶼及西、葡屬地等地區 二〇四

聖赫勒拿、亞森欣及特里斯坦達肯哈(二〇四)

毛里斯島(二〇五)

塞昔耳群島(二〇八)

葡屬非洲(二〇九)

西屬非洲(二一二)

盧安達——蒲隆地(二一二)

第八章 法屬非洲 二一五

阿爾及利亞(二一五)

摩洛哥(二二二)

突尼西亞(二二七)

法屬黑色非洲(二三二)

第九章 剛果 二四二

第一〇章 其他獨立國家 二四九

埃及(二四九)

蘇丹(二五一)

衣索比亞(二五三)

利比亞(二五四)

索馬利亞 (二五六)

賴比瑞亞 (二五七)

第一章 非洲大陸 二五九

附錄 非洲大事年表 (二七九)

各國概況 (二九七)

非洲的今日與明日

第一章 非洲的歷史背景

主宰非洲人民歷史最重要的單一因素厥爲非洲大陸與外界人類接觸的隔絕。直至十九世紀下半葉，世界人類對揭發非洲大陸真象的工作尙未作若何真正的嘗試，俾使非洲大部份的人民得與外界發生接觸。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今日，非洲的大部份仍難爲外人所洞察，至使其大多數的人民仍被撇於世界文明社會之外。過去九千年人類文明的進步過程中，非洲實爲與文明社會發生關聯的最後一個大陸。當世界其他四大陸的人民經常從事種種社會活動且彼此接觸日趨密切之時，非洲人民尙被置於化外之境，而今方第一次跨入世界文明社會的門檻。因此，在開始研究非洲人民之時，應對人類文化進展的背景作一概略的敘述，藉以顯示出非洲人民種種特質；然後在人類歷史背景襯托之下，我們才能對非洲人類的生活作更明確的透視，查知其彼此間的關聯，以及了解對今日非洲情勢具有長遠影響的種種特點。一個民族的特徵及其種種表現，決定於其他種族的關係甚大，如果對這些其他民族的發展缺乏認識，許多非洲人民的特質及其問題將不易爲我們了解。

就我們現在知識所及，人類有定居狀態的社會生活的歷史約於紀元前七千年開始於四大

河流域：即埃及的尼羅河畔、美索普達米亞(Mesopotamia)的底格里斯(Tigris)與幼發拉底(Euphrates)河畔、印度的印度河(Indus)畔以及沿中國的黃河流域一帶。人類首先發現了最初期的合作方式，藉此人類的歷史得以逐漸向前發展，在上述每一個流域之中，均有受天然灌溉的肥沃土地，環繞其四週的高山、沙漠、河流及海洋，使居於這些區域中的人們得到保護及免於野獸的侵襲。在這樣的區域中，人類方能進到最初期形態的社會生活，種植五穀、馴養家畜、生產陶器、劃分時序及發展原始型態的運輸方法。由於須預查季節的時序，俾知何時耕耘、何時下種、何時收穫以及了解如何貯藏食物以備無生產時日之需，社會組織遂逐漸得以形成。

人類最重要的生活經驗及其成就可能是在運輸方面。天然環境在蠻荒的世界中對於初期的社會生活固為一種保護，但若人類欲與其他區域的人類發生接觸，則必須設法加以克服這種天然障礙。為此，我們如能追溯人類初期社會如何不斷克服其所受自然環境的限制，並如何駕馭自然而利用之，實為研究人類歷史的一種重要方法。

河流最初原為一種保護，後來轉變成為交通的一種方式。初期冒險家們造成原始的小舟使其飄浮水面之上，最後，經過種種危險與犧牲，他們終於學到如何在狂風駭浪之中將小舟泛至河流的出口。此時人類遂面臨一個新而更難克服的障礙，即人類現在必須自他們在航行河川中所學得的，設法去駕馭這無邊際的大海。

單純地理環境上的差別對於各原始民族却具有深遠的影響。茲以中國人及尼羅河畔寄居者的經驗爲例。當初期的埃及人達於尼羅河的出口時，他們發現等待他們征服的，爲島嶼羅佈的內海，這些島嶼在航行上可互爲踏腳石；而早期的中國人達於黃河出口時，他們所面臨的完全是一種不同的景象——偉大的太平洋。在他們前此自內河航行所得的經驗中，沒有些許知識是可用以幫助他們去克服這種全然不同的自然險阻的。概言之，結果在尼羅河的定居者遂能繼續他們對自然的冒險，卒帶來了地中海與歐洲的文明；而中國人只能向內陸發展；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乘汽船到中國，使中國人與外界發生接觸爲止，中國人的活動範圍仍大致局限於其自己陸地之上。

從這些初期的冒險、定居、知識及經驗，遂得經由中東、近東流傳於地中海的沿岸而至亞洲。雖然歐、亞二洲間的距離與旅行上的種種危險使彼此間實際上等於隔絕，但歐、亞二洲社會間仍經常保持少數人跡稀少的交通線道。這些稀疏的交通線道日形重要，它們不僅是溝通文化的橋樑，亦爲貿易的通道，後者尤爲重要。交換貨物的本身，其重要性遠大於所涉及的數量。舉例來說，在中古時期人類的生活水準逐漸提高，歐洲人食用大量的肉類，但食物的貯藏尙不知曉，唯一的方法爲用食鹽醃藏。因此，除少數作爲繁殖用的牲畜而外，餘均於秋季宰殺而醃存之。這些肉食到了次春的滋味如何，我們不難猜想得到。但是自從能向東方取得香料的供給，以香料伴醃肉而食，遂易下嚥。於是對這些香料的需要遂成爲歐洲社會

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同時，歐、亞間商人的貿易亦成爲歐洲經濟社會的一條重要生命線。

在中古時代的末期（即十五世紀的初期），這條生命線有遭受切斷的威脅。斯時向南進的奧圖曼帝國的土耳其人對歐洲文化並無興趣，反對基督教，在其武力所及之範圍內商業被毀無遺，威脅切斷歐、亞間所有的交通孔道。但是在這時候，人類的機智與適應能力已演進到一種不願接受所謂命運的地步；反之，却集中其智力去發現其他的途徑，以避免這逼在眼前的災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航海家及思想家等，遂携手共同去找尋歐、亞間經商的新途徑。他們憶起數世紀以前所謂的異教邪說，即世界是圓的而非平的，人類如沿非洲海岸向南航行或經大西洋西進，將不會跌落於世界邊緣之外。於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英國的航海家們遂開始向西北及東北方面作冒險的航行，遠及非洲的西海岸，試圖找尋一條通往亞洲的新道路。最後，經過一連串的航行，第亞士（Bartholomew Dias）卒於十五世紀末葉抵達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瓦斯哥·達·加瑪（Vasco Da Gama）再繞好望角而進入印度洋。哥倫布（Columbus）則橫渡大西洋。數年以後，麥哲倫（Magellan）環航世界。地中海時代遂告結束。自此以後方知世界各大陸的沿岸係同由海洋所連接，各地人民藉此可以相互往來。

自此，現代史時期開始。在這時期中，歐洲人發現北美洲大陸及大洋洲的陸地，使南美洲及亞洲的古老文化發生影響，取得對其富源上的勢力，並進而奠定全球國際社會的實質基

礎。人類於克服並利用河流及海洋之後，更進而設計利用道路、鐵路及內燃機作爲陸地上的交通工具，征服天空而加以利用。以前種種保護原始社會的自然阻礙現已分別被轉變爲交通的媒介。我們已克制並馴服了自然的力量，明瞭了所有的陸地及海洋，使所有人類彼此發生關聯，現正進而抵於另一新時代的邊緣；在這新時代中，人類離開地球去探尋宇宙其他星球的奧秘。我們可以毫不加思索的指出，我們現已結束了人類歷史的第一階段。

然而，直到近代，非洲大陸的人民尙未能加入這過去五百年來人類發展的運動。在十七世紀的中葉，歐洲政治與宗教上的避難者及探尋新天地的人士多向美洲及大洋洲發展，僅在好望角一帶有少數人士定居。直至二十世紀以後，歐洲人士方大量進入這塊黑暗的大陸。

這項事實立即引起兩個問題：第一、何以以前歐洲人未被吸引到非洲去？第二、何以非洲人一直未能打破自然障礙而主動的進入與世界其他國家發生接觸的階段？

對於這兩個問題的主要解答繫於地理方面。試一觀非洲大陸的地圖，可知其地勢主要由一中央大高原所構成，沿海陸地狹窄如帶，此外爲遼闊的沼澤與沙漠地區。進入新地區的方法通常爲由海岸溯河而上。但這在非洲却不可能，因爲在沿岸的短程距離之內，所有非洲的主要河流均極湍急，流向懸崖，故而毫無航運之利。除了這自然障礙的事實而外，爲歐洲人普遍認爲非洲人民野蠻、土地貧瘠及熱帶厲疫流行，因此我們不難了解歐洲人何以無興趣到非洲開發或在該大陸上定居。

對於第二個問題的答案爲環境與氣候的影響。溫帶的地區可激發人民在心理上的建設，如預計出供給的季節、編造曆表以劃分年月及時日、從事生產的組織與分工、貯藏資源及製造服飾等。而在熱帶地區，尤以在廣大熱帶區域的心臟地區，生活雖然甚爲容易，但欲將生活水平作根本的提高實極困難，因爲在這種不分季節、無需衣着、無貯藏食物的必要與無計劃生產的狀況之下，生活的維持雖易但却缺乏進步的組織力量。要將這種靜態的生活水準提高至一較高的程度，並設法解除阻礙現代生活水準的基本貧困，實遠非非洲既有環境能力可及。必須仰賴外在世界人民的知識、指導與激勵，以發動非洲社會革命性的改變。

一般說來，除地中海及紅海沿岸一帶而外，非洲大陸直到現代尙未爲世界其他的人類所了解。雖然如此，外界與非洲仍有若干接觸，並對非洲人民產生若干細微的影響。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記載於紀元前六百年時有一腓尼基人的遠征隊環航非洲大陸。這故事的真實性希羅多德亦甚懷疑，但無論如何，腓尼基人曾冒險至北非沿岸，並在那裡建立貿易據點，包括迦太基(Carthage)在內。腓尼基人與西部地區亦有接觸，遠達甘必亞(Gambia)，甚至可能及於獅子王(Sierra Leone)。他們販賣的商品與兩千年後所吸引商人的商品相同，即奴隸、金沙及象牙。

希臘人亦曾一度對北非洲的文化發生若干影響。繼而羅馬人則發現其在北非的版圖擁有小麥、橄欖及各色水果等重要農業資源。

在紀元十七世紀時，非洲開始遭受一連串外族的侵略，使北部及東部非洲與外面世界發生不斷的接觸。這項接觸產生於自埃及與北非阿拉伯人帶入回教的滋長，摧毀希臘與羅馬人的影響而引入對回教的信仰。在此期間，阿拉伯人曾進入非洲東部沿岸，遠及尚西巴（Zanzibar）；隨後更向西南推進至蘇法拉（Sofala），在今日葡屬東非洲境內。這種回教的影響，至今尚保留於東部及北部非洲。

阿拉伯人不僅將他們本身的宗教帶入非洲，而且大大的擴展了奴隸買賣。阿拉伯人有一「Kaffir」一語，意為不信神者。此語現已成為南非洲黑人口頭之詞。阿拉伯人也曾將食米與甘蔗的種植方法自東方介入熱帶非洲。

非洲大陸被發現以後，加勒比海地區與美洲對勞工的需求大大增加了阿拉伯人奴隸買賣的價值，刺激西歐國家也從事這宗買賣。葡萄牙人冒險至西非洲沿岸，最後繞過好望角。他們曾一度將阿拉伯人自東部沿岸驅逐，但由於葡人本身基地的弱點，後者遂又能迅速重建他們的勢力。繼葡人至非洲者為荷蘭人、英國人及法國人。惟英、法兩國人主要集中於西部沿岸。

除了十七世紀中葉阿拉伯人在東部的探險以及荷蘭人在好望角的殖民而外，外來者對非洲的興趣僅以沿海為限，對於非洲內陸並不加以注意。大部份被俘虜的奴隸握於非洲酋長手中，這些酋長將俘虜帶至港口，以他們交換粗劣的貨物。

當歐洲與非洲人民在十八世紀接觸開始頻繁之際，兩大陸間人民在奴隸買賣方面的主要關係業已建立。在非洲人的眼光中，歐洲人在傳統上不過是奴隸的販賣者及奴隸的主人；而在歐洲人看來，非洲人不過是異教徒及野蠻人而已。

在這種背景的情況之下，范瑞柏克 (Jan Van Riebeck) 於一六五二年率領了一枝荷蘭探險隊遠航至非洲，在非洲大陸建立了第一個歐洲的殖民地。實則這不是一個殖民地，僅不過是荷蘭與東印度羣島航程上的一個中途站，使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隻在此獲得飲水及補給。由此，遂產生了今日的南非共和國。

荷蘭的先驅者，本預期在這塊陸地上發現充滿好鬪的野蠻人。實際上，他們所發現的只有少數的叢林人 (Bushmen) 及荷坦托人 (Hottentots)。在這階段中，人種膚色的問題尚未進入歐洲或非洲人的意識中。大家所承認的，正與世界其他地區相同，為不屬於教會的人可以隨意任人奴役或被置諸死地。惟在殖民歷史的極初期，荷坦托人及已受感化而信教的奴隸已被允成為社會的一份子，種族間並互通婚姻，且有很多婚外結合的情形發生。日後而演進成了一種好望角的有色人種，其數現已逾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因此，最初歐洲與非洲人民的關係，即受奴隸制度與基督教會的影響。直至今日，這兩項影響仍為兩洲人民關係的主要構成因素。雖然非洲大陸在一四九七年即有人環繞其海岸航行，但在最近一百年前，除了荷蘭在好望角的殖民地而外，非洲內陸幾無外人知曉。其所以